

附件三：

工作紙四：「守護敦煌」，以下是不同時代默默守護著敦煌的人物故事

內容節錄自李美賢《立體看敦煌》，老師課堂會演繹部分樊錦詩的生平講稿：

我生於 1938 年的北平，自小在上海長大的我對歷史感興趣，很愛去博物館、美術館，所以報考了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。

1962 年曾在敦煌實習，我一來到敦煌，就被洞窟深深吸引著，可是一出洞，房子是沒有電燈，沒有自來水，跟我在上海的家和北京的學校反差太大了。實習的時候，敦煌石窟的工作人員跟我們說，早晨不要喝水。喝了水，要爬來爬去，很麻煩。所以我們都不敢喝水，乾著嘴巴，吃了東西就上洞，盡量少下洞。每天只有兩頓飯，早晨十點和下午五點，我剛來實習的時候鬧過一個笑話。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頭，但敦煌的水鹼性很強，洗完，頭髮還是黏的。兩個多月的實習，到離開敦煌也沒明白為什麼洗了頭，頭髮會發黏？直到後來到敦煌工作，才知道要用洗衣粉洗。那時唯有那些壁畫和彩塑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。

1963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學專業，同年被分配到敦煌研究院工作。畢業到了敦煌，每逢星期天，有一些人就回家了，我一人在房間書，萬籟無聲，晚上會聽見九層樓的鈴鐺聲，其他什麼聲音也沒有。

1967 年我和先生彭金章結婚，他是我的大學同學，畢業後分配在武漢大學歷史系。我們在結婚後長達 19 年分居。1968 年便有了孩子。56 天產假後我就上班了，丈夫回武漢，小孩只能鎖在房子裡，沒人帶，我用繩子捆著他，他越長越大便捆不住要找人。其他人說他會動，那繩子可能會勒脖子，我聽了以後，天天心裡嘀咕。遠遠聽到器聲心裡說，沒事！平安無事！有時他不哭，我又說，安不安全？會不會出事？打開門縫一看，他衝著我笑。有時候他會從床上滾到地下。直到 1986 年，我們相互詢問的問題是：是你走還是我走？如果再不團聚的話，我們都快退休了，結果我先生終於拗不過我，他還是愛護著我，最後表示“投降了”，從武漢大學調入敦煌研究院，從商周考古改為佛教考古。我就一直這樣靠著敦煌的魅力、前輩的教育和丈夫的支持，一直堅守著敦煌 55 年。身邊的人經常說我總是奔走不停，想法不停，而我心中只為了一個目標：永遠地留住敦煌。

（1998 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）

我真好像一頭餓牛闖進了菜園子，精神上飽餐了一頓。連接幾天我都在洞窟中度過，有時甚至忘記了吃飯。（1984 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傑）

喝的是苦水（鹹水），初來乍到，往往腸鳴水瀉……半年後肚子才正常。一日兩餐白水煮麵和清湯白菜、蘿蔔，維持著生命的最低要求。但是在精神上都非常富有……（敦煌的守護人施萍婷、史葦湘）

1959 年我和史葦湘三人和一做飯的工友鞏金做臨摹工作。當時的糧食是有定量分配的，每人一斤，每人伙食只有 3.3 兩麵粉。其實是不足夠的，所有工友常常要挖野草，那野草稱灰條，味澀，不宜人吃，一般用來餵豬的。在用膳時，鞏金往往吃到中途就不吃了，當時不明白，後來才知，其他他沒吃飽，寧願自己少吃，讓這些年青年人吃得飽一點，因為他們的工作很重要。（敦煌的守護人關友惠）

說到電燈吧，是到了 1981 年才暢通的。敦煌缺水，不能洗澡，只能擦澡，一盆水擦臉、擦身、洗腳，還捨不得倒掉，得派作其他用場。很少洗衣服，十天半月才洗一次。冬天很冷，睡醒時，有時頭髮都結了冰霜，最低溫度為零下 24 至到 25 度。（院長樊錦詩、守護人常沙娜、李雲鶴）

人，就是怪，有人身在福在福中不知福，也有人身在苦中不知苦……（敦煌守護人施萍婷）

「情深說話未曾講」

看完以上守護敦煌人物的故事後，你想對他們說什麼？

Thank you